

天涯诗海

秋日组诗

■ 白卫民

秋雨

你捧一把清凉
让燥热的空气变得温润
让干涸的庄稼得到滋润
给大地披上华丽的新装

果实已经容貌一新
稻谷垂首,香味弥漫
苹果露出少女的红晕
石榴咧着嘴儿笑醉了秋
日的眉梢
晶莹剔透的葡萄串挂满
枝头
高悬树梢的柿子如红灯
般喜庆

秋雨让大美泰岭
铺开一幅优美画卷
披上七彩盛装
人们用久违的新声
吹响秋收的号角

秋籽

忍受过冬季的寒寂
在温暖的春季得以新生
历经夏季炎热的考验
慢慢成熟

秋风里
绚丽的花瓣开始卸妆
告别滋养它的枝叶
花蕊散发完诱人的清香
渐渐变成了一粒粒种子

枝干摇曳着身躯
秋籽刷刷地分手离别
撒向大地
开始新的生命轮回

秋叶

经历春天的滋润
夏天的炎热
由翠绿慢慢变成金黄
七彩斑斓的外表
在微风中不停演绎动听
的歌谣

即使到了最后
也要留下美妙的声响

风中潇洒挥手告别
依依不舍离开枝枝
在空中飘飘啊啊
慢慢飘落到地面
回馈滋养它的老根

秋风

经历春的温柔
经夏受的炎热
秋风催促大地呈现五彩
景象

树叶装扮出斑斓世界
人们还来不及欣赏
你就开始恣意地搅动
斑斓的美景慢慢消失
落叶怪你无情
你却说
这是我的使命
说完又奔向新的远方



秋季林间秋雨朦胧。 蒙海龙 作

百家笔会

永丰辣酱，舌尖上的乡愁

□ 袁伟建



当我拆开快递箱，一股浓烈且熟悉的鲜辣气息，如灵动的精灵般瞬间扑面而来。我深深地呼吸一口，那久违的味道，恰似一把钥匙，骤然开启了我记忆的闸门。在这熟悉而浓烈的辣香中，故乡的轮廓瞬间鲜明起来。永丰辣酱的滋味，裹挟着故土的气息，早已刻入我生命的味蕾深处，成为我灵魂深处难以磨灭的印记。

为何这永丰辣酱能有如此魔力？得从每年芒种过后说起。彼时，故乡的人们便如同遵循古老的契约，有条不紊地开始制作辣酱。

首先，麦粒要经历一番精心的淘洗，这就像是给麦粒进行一场纯净的洗礼，洗去尘埃。接着，麦粒被蒸熟，热气腾腾中，它们完成了一次蜕变。随后晾凉，再被放置在阴凉角落，等待一场微小却意义重大的蜕变——发酵。这个过程如同生命在静谧中积蓄力量，麦粒正悄悄地酝酿着一场风味的变革。

发酵后的麦粒，又要经过曝晒、洗净、粉碎的工序，而后被投入盛满井水的大钵中，再加入盐，便开始曝晒于灼灼阳光之下。钵子或是置于老院天井中央，或是安放在楼顶上，从早到晚，静静承接日光那慷慨的馈赠。在阳光的照耀下，大钵中的水与麦粒粉末开始了奇妙的融合之旅。两三天后，麦粉撒入盐水之中，开启了为期几周的风暴之旅。

3周之后，奇妙的变化发生了。大钵中的水渐次染上深浓的颜色，麦

粉也渐渐消融不见，化作了黑亮而稠厚的酱汁，微微泛着油润的光泽，仿佛是阳光赋予了它独特的光芒。此时，加入糯米蒸出的糯饭，再晒一周。糯米如同温柔的使者，慢慢地融入酱中，为其增添了一份软糯的口感。

待糯米也完全消融在酱中，便到了加入那红艳如火的本地灯笼椒的时候。新鲜辣椒切碎后倾入酱钵，恰似朝霞碎入深潭，那浓稠的酱底骤然被点亮，迸发出一种灼灼逼人的明艳。在阳光的持续催化下，那酱色一日日沉淀、加深，由鲜红渐次走向沉郁厚重的深红，仿佛将整个夏天奔放的热烈都缓缓收束入这钵内，凝聚成一种深邃的味道。

4周之后，再投入切碎的刀豆或者地蚕子，只需再晒1周，这坛饱吸阳光的佳酿辣酱便大功告成。至此，我们便能明白，这辣酱的每一步制作，都是与自然与人力的完美结合，是时间与温度的精妙融合，才造就了这般独特的风味。

据历史记载，这永丰辣酱已有四百余年的传承，它不仅深受故乡百姓喜爱，也被远送入九重宫阙。遥想当年，皇帝品尝这民间滋味时，舌尖上定也跳动着如我一般惊异而欣悦的火花。这鲜辣之味，既蕴含着民间百姓生活的浓烈，又兼具贡品的淳雅，由此便成了皇家御案上的一道风景。山野之间朴实的一味，竟能翻过巍巍宫墙，升入御宴之列，这食物传奇里的沉浮荣光，也悄然融进了我血

脉中那份乡情的底蕴，让这份辣酱承载的不仅是味道，更是一种文化与情感的传承。

如今，在家乡的发小，成了这份古法制作工艺的传承人。他年复一年守着芒种时节的约定，依照着旧日方子，精心炮制着辣酱：5斤麦子，3斤糯米，15斤红椒，500克盐，30斤水。古法里的斤两，成了他心间分毫不差的圭臬。

酱成之后，他总不忘细心包裹好几瓶，遥遥寄予在外漂泊的我。瓶盖开启的刹那，那浓缩了故乡日光与时间的香气便扑面而来。这熟悉的气息，分明是故乡在千里之外向我伸出的一只温润的手，抚摸着异乡人心中悄然滋生的沟壑与乡愁。

这辣酱由麦子最初洁净的微黄，经日精月华层层点染，最终凝成深沉的暗红，酱中沉淀的，是时间与太阳的深邃语言。我品味着它，舌尖上翻腾着鲜辣甘甜的滋味，眼前便映出故乡晴空下那一片一片的酱钵，红艳如火的辣椒碎在酱汁中浮沉，如无数微缩的落日，这浓烈色彩，封存了太多阳光晒透的时辰与土地深沉的记忆，让我在异地他乡，也能通过这辣酱，与故乡紧密相连。

可是永丰辣酱的滋味，岂止于舌尖，那是被阳光久久晒透、被时间反复酿造过的乡愁。当瓶中深红的酱在异乡的窗下闪烁，我恍然看见，故乡的月光也仿佛被这酱色晕染，成了悬于我天涯窗棂上一轮温润的红月亮，它无声照耀着，告诉我纵然行迹踏遍天涯，味蕾却始终记得回家的路。

辣酱是时间的信使，在幽暗处悄然传递着四百年鲜辣的密信；当它们终于抵达舌尖，那微小生命的低语便骤然响亮。原来游子心底的故乡，从未缄默或远离，只是借这深红酱色，在岁月中无声酝酿，静静等待着被味觉骤然唤醒的刹那。这不仅为辣酱的魅力，更是乡愁的力量，它将故乡与游子紧密相连，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都无法割舍这份情感的羁绊。

生之时，比起很多女宝宝的名字的诗情画意，男宝宝也不甘落后，便搬出了《楚辞》等经典为男孩子取名字，比如大家熟悉不过的“浩然”。

取名看起来是一件小事，却能折射出每个年代最真实的生活模样。我太奶奶和奶奶那些年代，食不果腹，所以她们的名字也呈现极简之风。我爸妈那个年代人们的生活大多是苦中有点甜，所以他们的名字也变得简单之中带点美。我们这代人出生的时候，人们已经开始走上小康之路，生活逐渐变得美滋滋，所以我们这代人的名字也随之变得美美哒。而当“00后”来到了这个世界之后，个个都拥有了如诗如画的名字，因为他们的父母给他们提供的，本来就是如诗如画的生活。

名字“进化”之路，本质上是一条几代人不懈努力闯出来的“幸福之路”。每个名字都是一枚时光的邮戳，盖着不同年代的邮戳。当最新一枚邮戳盖下时，我们看到的是时代向前奔跑的身影。

□ 郑希波

仅有了美，还藏着父母浓浓的爱，这份爱是大部分家长通过叠字来体现的。从小学到大学，我所在的每个班几乎都有女生叫婷婷、珊珊、玲玲、萍萍……这样的名字叫起来不仅朗朗上口，还隐隐藏着一份亲昵之感。

到了2000年之后，女孩子的名字已经不能用简单的美来形容了，到达了比美更高的一个层次——诗情画意。《诗经》、唐诗宋词这些中国历史上的文化瑰宝仿佛成了“00后”女孩的取名宝库，比如常常能听到“雨晴”“梦瑶”这样的名字。她们的名字，随便拿出一个，都会让人觉得精致如诗，优美如画。而出自《诗经·小

雅》的“梓”字更是女生名字中的“顶流”，梓萱、梓涵、梓彤……每个学校都能找出好几个。

男性名字的变化虽然没有女性那么明显，但也有在默默往前走。我爷爷那个年代，男孩子取名随便到离谱。我曾经看到一个名字，至今都忘不了，他叫“银狗”。到了我爸那个年代，取名有了些许讲究，抛弃了实在有些儿戏的猫狗等字眼，但也没太大改变。而到了我这一代，家长们在给男孩子取名时有了更高的要求，他们希望男孩子的名字带着美好的期望，于是名字带“强、博、伟”等字眼的名字大行其道。而到了2000年前后出

万家灯火

弓与箭的箴言

□ 卢萱

小时候总觉得，父母是家门前那棵永远常青的老槐树，枝叶能遮住所有风雨，根系能稳住所有慌张。我在树荫下奔跑、撒娇，从没想到那遒劲的枝干里，藏着怎样日复一日的生长与守望。

后来才读懂，父母更像一张沉默的弓。他们把年轻时的锋芒、未竟的梦想，都悄悄磨成了弓身的弧度；把生活的重量、岁月的风霜，都默默攒成了拉弦的力量。他们从不说累，只是在我每一次回头时，都能看到弦上稳稳的牵挂。

第一次离家求学，他们帮我收拾行李，把衣服叠得方方正正，把常用的药塞进背包最里层。送我到车站时，父亲只说“照顾好自己”，却在列车开动的瞬间，悄悄抹了下眼角；母亲站在原地挥手，直到身影小成车窗上的一个光点。那时我才明白，所谓成长，原来是被他们用一生

的力气，轻轻推向更远的风景。

如今我在他乡站稳了脚跟，偶尔打电话回去，他们总说“家里一切都好”，却在我偶然提及想吃母亲做的红烧肉时，第二天就寄来满满一保温箱。视频里，父亲的背比去年更弯了些，母亲的头发又添了几缕白，可他们眼里的光，永远追着我说话的方向——就像弓永远望着箭飞去的远方。

原来这世上最深情的付出，从不是占有，而是放手。父母把自己拉成最满的弓，不是为了留住什么，只是希望我这支箭，能冲破云霄，看见他们从未见过的世界。而当我飞得再高再远，回头望去，那把始终伫立在原地的弓，永远是我心安处的归途。

谢谢你们，我最亲爱的父母。是你们用一生的弧度，托举了我所有的远方。

生活纪事

与婆婆“过招”

□ 魏有花

我与婆婆的“过招”，始于五年前嫁入这个家。那时我尚不知这位笑容和蔼的中年妇女，竟会成为我生活中“最难缠”的对手。回想这一路“斗智斗勇”，倒像一场漫长而温暖的比赛，每一回合都藏着成长的密码。

婚后第一个周末，我自告奋勇下厨，清蒸鱼刚上桌，婆婆便说：“火候过了，肉老了。”接连几周总有一道菜会被挑出毛病。直到某日，我提前下班，看见婆婆正将我做的红烧肉加料回锅，我恍然大悟。第二天我故意在婆婆做菜时跳出来：“妈，您这招得教我！”婆婆先是一惊，继而笑出声。自此，厨房成了我们的共同领地。

买房装修时，矛盾再度爆发。婆婆坚持红木家具，我偏爱北欧风。婆婆拿着相册指着丈夫从小到大的房间说：“这书桌，他就在那考

上大学。”我忽然明白，她是想将珍贵的记忆延续到儿子的新家。最终我们达成协议：客厅卧室按我的设计，但专门留一间书房，摆上公公和婆婆淘来的古董椅。混搭风格成了朋友称赞的亮点。

儿子磊磊的降生带来新“战事”。我要用纸尿裤，婆婆坚持尿布；我要按时喂养，她说饿就得喂。最激烈时，我发现她偷偷给三个月大的磊磊喂米糊，我急得夺过碗勺，婆婆眼圈红了。那晚我听见她打电话：“我就是怕磊磊饿着，可能我真老糊涂了。”第二天，我抱着育儿书找她：“妈，咱们一起研究，取长补短。”她眼睛亮起来，戴上老花镜认真翻阅。就这样，我们逐渐形成“中西合璧”的育儿法。

去年冬天，婆婆骨折住院。丈夫出差，我坚持陪护照顾她。一晚她发烧，我彻夜用酒精帮她降温。

就是那只蟋蟀

□ 王同举

月亮晃晃悠悠地攀上半空，洒下漫天清辉。凉风裹着桂花的清香一阵阵吹过，将篱笆墙的影子吹得忽远忽近。

我在院子里闲坐，耳畔忽然传来一阵“唧唧”声，时断时续，像是谁在轻轻地拨弄着丝弦。循声而去，俯身细看，是一只蟋蟀，正伏在墙根下吟唱，鸣声清透，自墙角向四周漫开，仿佛要把整个秋天的心事都唱进无边的夜色里。

蟋蟀是秋夜里最执着的歌手，从日头西坠唱到月上柳梢。在乡下，场院边的柴垛里、田埂旁的草丛里、墙角的瓦砾堆中，到处都流淌着它们的歌声。儿时，我和小伙伴们常趁着月光捉蟋蟀。蟋蟀在草丛里吟唱，我们的小身影在泥地上晃。哪里有蛩鸣响起，哪里就有趴在地上的小脑袋。我们把捉来的蟋蟀放进小竹笼里，搁在窗台上，夜里枕着“唧唧复唧唧”的声儿入睡。夜半醒来，看见笼子里的蟋蟀敛着翅膀歇着，总担心它活不到天亮，就拎起竹笼来到院子里。竹笼盖一掀开，蟋蟀立即蹦蹦跳跳地窜向草丛，瞬间就亮起了嗓子。

古人笔下的蛩鸣总带着几分怅然与落寞。杜甫写“促织甚微细，哀音何动人”，听蛩鸣而起乡愁；陆游一句“促织已催秋夜永，清砧更觉暮寒生”，更是将秋夜的孤寂揉进了虫声里。人总爱把心事托付给虫鸣，好像蟋蟀也懂得人世悲欢。然而蟋蟀们并不懂诗里的愁怨，只是循着时节吟唱，为生存，为繁衍，为短暂的生命寻一个出口。

“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从羽化成虫到生命终结，蟋蟀存世不过一百天左右的时光，可生命的珍贵从不在长短，而在是否认真地活过。有人活得轰轰烈烈，像盛夏的惊雷；有人过得平平淡淡，如秋夜的蛩鸣。可谁又能说细微的“唧唧”声就不比惊雷更动人？

流沙河写《就是那只蟋蟀》：“就是那只蟋蟀/在你的记忆里唱歌/在我的记忆里唱歌/唱童年的惊喜/唱中年的寂寞……”是的，就是那只蟋蟀，在属于自己的时节里认真地吟唱，在你我的窗前吟唱，唱出了人们心底的念想和羁绊。

天亮时她醒来，轻轻摸我头发：“苦了你了，孩子。”她说起初为人媳时的艰难：“我知道有时候我固执，但不是要跟你作对，只是怕自己没用了。”我握住她的手：“这个家不能没有您。”我们第一次拥抱在一起。

五年过去了，我们依然会“过招”——为电视剧争论，为饺子馅拌嘴，为教育孩子各执己见。但每一次“过招”，都不是对抗，而是以独特的方式融入彼此生命的过程。婆婆教我挑蔬菜，我教她视频聊天；她传我腌菜秘方，我带她尝网红奶茶。我们在“交锋”中了解，在“较量”中接纳。最真的情，恰恰藏在那些看似针锋相对的日常里。